



阳光的味道

丁立梅

这是初冬。天气尚未冷得彻底，风吹过来，甚至还是和煦的。从七楼望下去，还见一些绿色，夹杂在明黄、深黄、金黄、紫红、橙红、褐粉里，那是银杏、梧桐、桂树、枫树，还有一些白杨和杉树。秋冬转换之际，原是用色彩迎来送往的，斑斓得落不下一丝惆怅。霜叶红于二月花呢，哪一季都有自己的好。这就像我们的人生，童年有童年的天真，少年有少年的飞扬，青年有青年的朝气蓬勃，中年有中年的稳健成熟，老年有老年的宽容慈祥，每一个年龄段，都有自己的风和日丽。

阳光在高空，像一群小鸟，飞过来，扑下来，落在七楼的阳台上，像在觅食。有什么可觅呢？我和写作班的孩子们，在阳台上嬉戏。八九岁的小人儿，青嫩的肌肤，散发出茉莉花般的清甜味儿。我看到阳光爬上孩子们的脸蛋，爬上孩子们的眉睫，爬到孩子们乌黑的头发上。孩子们向日葵一样的，朵朵饱满。阳光要觅的，可是这人世间最初的味道？清新的、纯粹的、未染杂尘。

仿佛听到阳光的声音。是一群闹嚷嚷的小雀，挤着拥着，要往屋子里钻。也真的钻进来了，从敞开的大门外，从半开的窗户间。装空调的墙壁上，有绿豆粒大的缝隙，阳光居然也从那里挤了进来。屋子靠窗的桌子上，茶几上摊开的一本书上，一角的地板上，就有了它跳动的影子。阳光的影子有些像小鱼，尾巴灵活。或者说，阳光就是天空中游动的鱼。

这么一想，再抬头看天空，就觉得有无数的小鱼在游。这些小鱼游下来，把这尘世每一丝被遗漏的缝隙填满，再多的冷和寂寞，也被焐暖了。我想起那年在一处旅游地，邂逅一景点，叫一米阳光。游人众，都是冲着那一米阳光去的。幽深的山洞里，光明是隔绝在外的，只能摸索着前行。这个踩了那个的脚后跟，那个撞了这个的肩，时不时还有峭壁碰了头，大家发出惊叫声。突然，眼前一亮，一缕光亮，从头顶悬下，如桑蚕丝般的，抖动着，那是阳光。仰头看，洞顶，在石头与石头之间，天然留有米粒大的缝隙，阳光从那里溜下来。一行人噤了声，只呆呆望着那一米阳光，它是黑里的亮，是寒里的暖，只要你肯给它留一丝缝隙，它就灿烂给你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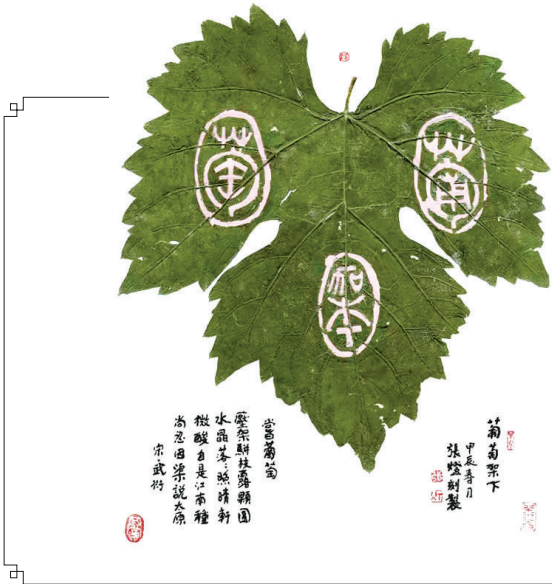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们在阳光下欢闹，孩子们说，老师，我们在泡阳光澡呢。我一怔，多么形象！阳光被他们扑腾得四处飞溢，像搅碎了一浴盆的水。这“水”，顺着阳台，一路淌下去，淌下去，淌到楼下人家的花被子上，淌到楼下行人的身上。其实，这“水”，早就在空中流淌着，高处有，低处有，满世界都是阳光的海。

晋祠公园，晨练，清新、宁静。

晋祠距离清徐县城十多公里，每每到晋祠，都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这里山川青翠，碧水蓝天，底蕴之深厚，自不必言说，从学生时代，就成了我心中的诗与远方。

晋祠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旅游地。记得，那是初一第二学期，学校组织我们骑车到晋祠春游。我们村到晋祠约20公里的路程，当时大多为土路，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，一辆自行车，一壶白开水，母亲给做了几个红糖饼子，还带了1.5元的旅游经费就出发了。几位老师前后分开，护着我们。去了晋祠，那种神秘感和欣喜感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带的1.5元，没舍得买吃的，买了两本书，一本是《晋祠》，一本是《晋祠风光》，至今还珍藏着。和同学们照了两张合影，当然也保存着。

秋日的晋祠公园，是一幅迷人的画卷。蓝天如洗，白云悠扬，视野开阔，心旷神怡。湖面如镜，倒映着云影天光，美如仙境。晋祠真正



尝葡萄

〔宋〕武衍

压架骈枝露颗圆，  
水晶落照晴轩。  
微酸自是江南种，  
尚忍因渠说太原。

葡萄架下(落叶印) 张灯刻

“订”出来的美好

杨丛

又到报刊征订季，我轻轻翻看着征订目录，也翻动起岁月的涟漪。

年少时，尤喜欢读书。记得第一次订报刊，我拿着母亲给的订刊费，兴冲冲赶到镇邮电所。一进门，我傻了眼，逼仄的屋内，挤满了人，有中青年，也有像我一样的少年。在大家焦急的眼神里，三四本目录传来传去。我夹在闹哄哄的人群里，心里干着急。

屋内渐暗淡，白炽灯亮起，人群稀落了。目录本终于轮到我手中，一查我喜欢的《故事会》《作文通讯》，从头到脚一阵冰凉：别说订两本，一本的费用也不够。“小朋友，没考虑好的话，明天再来吧。”见我拿不定主意，又到下班时间，邮电所的叔叔劝说道。我只好放下目录，恋恋不舍地走出邮电所。



第二天，我掏空藏在枕头里的零花钱，加上母亲给的，到邮电所订了半年的《故事会》、一年的《作文通讯》。一个多月后，两本杂志如期而至，它们犹如突然绽放的小花，捎给我生活的欢乐，撞击着日子的单调。一年又一年，订阅报刊逐渐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如今，全民手机阅读渐成趋势，但我仍坚持每年订阅四五份报刊。每一个悠闲的日子，静坐阳台，手握一份报刊，选定一篇精品。清茶袅袅，纸墨飘香。书页轻翻，目光轻移。我凝视着书，书凝视着我，心与心在交流。不时弄笔写下感悟。

订阅报刊，是订阅知识，也是订阅期待和美好。这种习惯陪伴着我，一路花开有声，芬芳扑面，一生愉悦。

雪白的水袖

卢静



偶尔，列车窗口还能窥见白杨树拢合的村庄里，露出戏台的一角飞檐，让我想起朱漆斑驳或木头本色的长条凳、横七竖八的小马扎，想起老家乡村的大戏。母亲忆起早年看戏的情景：不要说撂了饭碗赶来戏场的老人家，看到尽兴处手里蒲扇啪地一声拍到邻座条凳头；也不说大姑娘小媳妇携带自家针线活计，眉梢一低一扬与同伴窃笑私语，她们指尖不停穿梭，手心为台上小姐子的命运攥了把汗；单说孩子们雀跃的快乐，就着实让人担心，戏场上老榆树的树枝要被压弯了。台上生旦净丑，粉墨登场，台下喜怒哀乐，半痴半醉，看戏变幻了村子里的时光，实在是让人过瘾的事。

我第一次看戏，是在一家厂矿小剧院里。四五岁吧，夏季滂沱的大雨声，脚

受了伤，伏在母亲脊背上，黑压压的人头与摇影。台上正唱负心郎王魁烟花恨，扮桂英的是位获奖的蒲剧名角，记不得名字了。她将雪白的水袖甩成沉落河心的凄婉莲花，身段柔软利落，从高台上向后空翻一跃而下，白袖曲逸的流线蓦然上扬，那一种凄美绝艳，永远印在我的瞳仁里。

后来读书，才知晓山西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，占据重要一席。老家晋南一带，古平阳府之辖域，昔日有村必有庙，有庙必有台，有台必有戏。明清巍峨宽敞、方便观瞻并节省地盘的山门戏台遥相呼应，逢年过节，演戏声当此起彼伏吧。甚至追溯到元代，就有了精明的建筑搭板戏台。至今，几座珍贵的元代戏台，依然在晋南热土上挺立着它们沧桑的身躯。

戏台错落，戏楼互视，不但生前献神

娱人，演戏看戏，死后的寄托也断少不得弦鼓之声。“掉”进晋南星撒的宋金元明古墓，不仅墓壁上打鼓俑、拍板俑、击锣俑神态各异，优姿美仪，歌舞升平，使你幸逢遥远的节日社火，却感到活力充沛亲切如故，就连古老的戏台，也穿越千年廊道忽现你的面前。犹记段氏家族墓室里，从砖雕上，可睹金代生旦净丑已一应俱全，而墓主人夫妇雕像仪态安详，正与生前一般兴味盎然地看戏呢。

戏台的檐角从树梢上斜斜挑出，潜入季节的万千声音里，传来回荡寸肠的乐声。

而田野、村庄、小镇、杨树……在列车窗口布景一般移动远去。

我在天地的大戏台中聆听着。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